

陌上繁花绽

MOSHANG
FANHUAZHAN

奈良辰
著

NAIJIANGCHEN

陌陌花期，寂然闭合。
手心玫瑰，终会绽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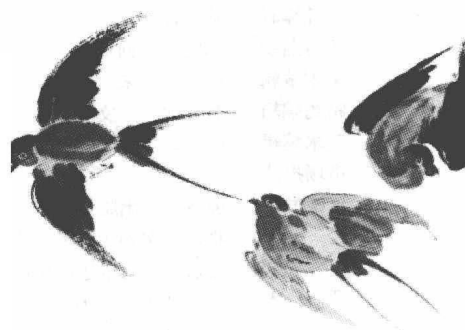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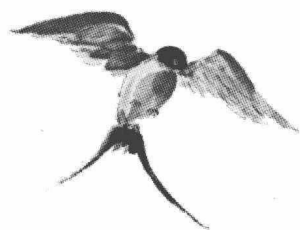


陌上繁花绽

MOSHANG
FANHUAZHAN

奈良辰

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陌上繁花绽/奈良辰著. —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
2011.2
ISBN 978-7-5125-0182-9

I. 陌… II. 奈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01487号

陌上繁花绽

作 者	奈良辰
责任编辑	戴 婕
统筹监制	葛宏峰 何亚娟
策划编辑	何亚娟 朱 菲
特约编辑	龚 煜 丁文明
美术编辑	徐燕南
市场推广	张 蓉
出版发行	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经 销	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
印 刷	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
开 本	710×1000 16开 16.5印张 275千字
版 次	2011年2月第1版 2011年2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125-0182-9
定 价	26.80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: 100013
总编室: (010) 64270995 传真: (010) 64271499
销售热线: (010) 64271187 64279032
传真: (010) 84257656
E-mail: icpc@95777.sina.net
<http://www.sinoread.com>

目录
contents



楔 子/5

第一章 当时明月在/8

第二章 何时花事了/80

第三章 比烟花寂寞/156

尾 声 繁花绽如初/232

番 外 素年执卿手，两心永不泯/245

后 记/262



1946年，夏末初秋。

那是一艘从法国驶向中国上海的游轮，足足三层高。它似乎是初次出航，走在桌椅间仿佛还能嗅到新鲜的油漆味儿。

在头等舱的甲板上，一位女子倚栏而立。海风呼呼地扑面猛烈袭来，吹乱了她额前的刘海，吹扬了她的深色呢大衣。

她微微垂首，拉紧了大衣的衣襟。

那女子保养得很好，丝毫看不出岁月在她脸上留下的痕迹。只是那双眼，那双清澈乌亮的眼，却隐隐透出一股历经沧桑的通透。她头发编成几股，在脑后梳了个很繁复的发髻，上头扎了一朵暗红碎花蝴蝶结发夹。一对白珍珠耳坠在海风的猛烈吹贯下前后晃动着，煞是好看。

大衣里头包裹着的似乎是一件上好的旗袍，由于衣襟紧拉着，只能隐约看见紫罗兰和白色相间的衣领子和一枚右斜旧式纽扣。

游轮上空盘旋着成群的海鸥，它们张开翅膀用力地扑打飞翔，偶尔有一两只飞落到甲板上又很快离开。

她仰起脸，微笑着凝视这些海鸥，伸出左手仿佛想触摸它们，却不料有一只海鸥真的飞过来在她左手上空盘旋。直到这只海鸥终于飞离回归鸥群，她才慢慢收回手。

左手刚刚碰到扶栏，不知为何她忽然顿住了。

缓缓地，她再次抬起左手。

仍旧是缓缓地，举到自己眼前。

无名指上，一枚黄金钻戒，两环相扣的式样，就好像象征拥有戒指的两个人永远都紧扣在一起一样。

她轻轻地抚摸着这枚戒指。风太大，吹乱的刘海挡住了她微垂的眼。

然而，片刻以后，她忽然笑了。

她终于抬起头。

刚刚被刘海遮住的眼眸中噙着一抹笑意，只是目光似乎拉得很深很远，仿佛隔着汪洋大海落在了遥远的某一处，又仿佛正在思念着谁。她的嘴角微微上扬，牵出一个很是温暖的弧度。

向着海风吹贯的远方，她轻轻扯出一句无声的话，那句话，好像是这样的——
“清泽，我回来了。”

游轮靠岸，她拎着木漆色小皮箱走出码头。

天空依旧湛蓝，云朵依旧缥缈，人群也依旧熙攘。一切，和记忆中的没什么太大的不同，但又确实实实在有着不同。

她闭眼深呼吸，再次睁开眼时，脸上已是那样柔和温暖的笑容，她毫不犹豫地朝着前方走去。

然而没多久，仿佛就在下一秒，突然听到有人在不远的人群中惊呼一声：“幽芷……楚幽芷！”声音中满含不可置信。

女子微微一怔，顺着声源方向望去——

竟是她，竟是，静芸。

幽芷从没料到，自己回国后会这么快遇见故人，而且还是静芸。

忽然有很多景象，一些已经许久没有再出现过的景象，刹那间如烟云翻卷般在眼前重现——

那个初秋黄昏，凉薄的残阳都暖不透的彻骨寒意让她记忆犹新。那个女子，她多年的好姐妹，从小的闺中手帕交，竟然会用那样的语气、那样的神情对她说出那样残忍的话，一句一句，生生地将她凌迟……

忽明忽暗的灯光，她看不清他的脸，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，她也看不清那个女

子脸上的笑容，可是莫名的，就是让她从心底生出凉薄，让一向平和的她头一次对他们生出深深的恨意……

风雨交加的夜晚，她再也不愿去想他，不愿去想一切同他相关的人与事，父亲、姐姐、孩子……一切的一切，是不是都到了该有一个了结的时候？到了这般田地，是不是，她再也没有退路可寻了？

与惊诧不已的静芸相比，幽芷倒没多久便平静下来。她慢慢走近静芸，手中仍拎着小皮箱，微笑道：“好久不见了，真巧。”

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，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，何况，那些已经随风化作云烟的前尘往事，轻微得如拂尘上的灰，轻轻一掸，竟已记得不大真切。

唤作静芸的女子竟一下子泪流满面，欲言又止，那样复杂的目光，看得幽芷再也不忍看下去了。幽芷轻叹一口气，毕竟，回国之前早做好了各种准备，逃避终究不是办法。

静默片刻，幽芷开口道：“静芸，找家咖啡店，我们坐下聊聊，好吗？”

码头外面的一排排常青树，郁郁葱葱。

第一章
当时明月在

(1)

夏天的蝉声日渐稀疏，几场冷雨下来，秋意渐起。

幽芷倚在凭栏上向窗外眺望，隔着茫茫的雨帘，只能辨出一些模糊的影子。外头的雨又大又急，“哗哗”地冲刷着，此时此刻，天地间吵得都是喧嚣雨声，又静得只剩下了不绝的雨声。

学堂放假，幽芷在家看了一上午的书，这会儿觉得眼睛有些酸疼。

幽芷刚转过身去，便听得张妈扯着嗓子急冲冲地叫唤：“二小姐！二小姐，有您的电话！”她低低地“嗯”了一声，揉揉眼睛，向楼梯走去。

“喂？”

“二小姐还真难请，得等这么久。”

“静芸啊，”幽芷微微笑了笑，“你就会取笑我。只是刚才一直在看书，似乎看得都有些迟钝了。”

“你呀，净知道看书！”那头传来开朗的笑声，“我这里有两张票，晚上去不去看电影？”

“新片？”

“嗯，苏凌玉的。”

静芸的哥哥在影院工作，总能拿到电影票。

“那好，晚六点？”幽芷有一下没一下地拨缠着电话线。

“就这么说定了，晚上再见。”

幽芷挂了电话，觉得有些口干，便向厨房走去，吩咐张妈倒些水来。路过客厅的时候，她瞧见三姨太又在那头嗑瓜子。

三姨太原先是个戏班子的领班，身姿婀娜，眼波流转，唱红了整个上海滩。她父亲楚卓良当年与友人去看戏，多看了几眼，结果就看上眼了。三姨太刚嫁过来那些年倒是挺勤快，大抵是觉得出身不如人。但自从小弟出生后，一时自持母凭子贵，整个儿变了个人似的，成天闲得找人唠话。

这天寒意袭人，三姨太却只穿了件大红的露臂旗袍，红得让幽芷晃眼。她头上插了支镀金簪子，还别了两只洋发夹，斜靠在檀木椅子上，随手抓了大把瓜子，一嗑一吐，有一搭没一搭地唠话。

“唉，这天儿也不知什么时候能瞧见半点太阳星子。”

“可不是嘛！”对面坐的是李家太太，她披了件些微起绒的蓝色印花罩衫，“我那老头成天在家里发牢骚！”

“哟，对了，听说锦华官邸那三少回来了！”三姨太低下头，拉拉旗袍上的褶子。

“沈将军家三少？不是留洋了么？”

“前些日子刚回来。到底人家不一样哟，年纪轻轻的就是军长哩！”

“男孩子嘛，就得光宗耀祖。”李太太一连四个全是男儿。

“啧啧，到底是儿子好哇！”三姨太眉开眼笑，伸手又抓了把瓜子，“也不知那三少有合意的姑娘了没，我们要是替他做个媒，日后也沾点荣光哪！”

幽兰正当儿推门进来，恰巧听到三姨太的话，张口就啐道：“哼！就你嘴碎！”

“哟，咱家大小姐呀？”三姨太扯开嗓子，声尖得似锐刀划破玻璃般，“怎么，瞧见是男儿眼儿红哪？男儿就得光宗耀祖，难不成咱大小姐不服啊？”

幽兰斜睨了她一眼，走向楼梯。哪知三姨太在后面不依不饶，幽兰不耐烦地随口抛来一句：“嫁个好人家不一样光宗耀祖么？”

被她这么一堵，三姨太欲反驳却又不晓得说什么，只好这么嗑着瓜子进不是退不是，整张脸涨得通红。

幽芷端着瓷杯子走过来，将她们的话听得一清二楚。

“姐，回来了？”

“嗯。”幽兰模糊应了声，也不回头，只顾着上楼，将楼梯踩得直响。

幽芷见她气呼呼的模样，笑道：“姐，别气了。三姨就那样儿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”

幽兰与三姨太素来不和，两人一碰头就吵。楚卓良开头还劝劝，后来索性就任着去了。幽兰是楚家正房太太所出，幽芷是二房的，小幽兰两岁，姐妹俩打小就要好，投机得很。大抵是三姨太这些年太傲，大太太偏偏又不多话，幽兰咽不下这口气，逮着机会就和三姨太过不去，幽芷也是知道缘由的。

“咚咚”地跑到楼上，幽兰将手袋往书桌上一摆，拉开椅子就坐下。幽芷也挨着坐下来，先前翻的那本书还打开着，有几页慢慢竖了起来。

幽芷抿几口茶，柔声道：“好姐姐，又不是头一回了。”幽兰这倒答话了，冷笑道：“我就是看不惯。”幽芷低眉浅首一笑，道：“你这小姐脾气，不改改当心找不到人家。”

哪料无意的这么一句话，幽兰颊上倒慢慢腾上点红晕来，只掰着手指不做声。幽芷瞧出些端倪来，“咦”了一声，也不说破，想了想道：“姐姐，这几日秋雨凉，你老出门做什么？”幽兰愈发窘迫，用力地绞手，突然站起身来：“无聊，不理你了！”幽芷了然，望着姐姐转身离开的背影，不说话。

是日电影散场，天色已经暗了下去，黑漆漆的一片压下来。所幸的是雨暂且停了，地上积着一个个小水洼，在晕黄的路灯照射下反射成一面面镜子。偶尔有几丝风，涟漪圈圈地扩开。幽芷穿的是小洋皮鞋，倒是不碍事。

静芸道：“今天这影片还不赖。”幽芷应道：“的确，苏凌玉演的素来感人。”静芸捋了捋被风吹乱的鬓发道：“对了，听说新近红了一个电影明星，叫什么陆曼的。”幽芷回过头问：“就是演《喜巧》那片的？”静芸故作惊讶道：“咦，你不是成天扎书堆里吗？怎么也晓得？”幽芷假瞪她一眼，嗔道：“尽拿我笑话！我这不是从姐姐那里听来的。”

静默片刻，两人就这么走了一会儿，风吹在身上带着些许萧瑟。

静芸忽然想起什么：“今天咱们看影片前遇到的那两人还真是有意思。”幽芷知道她在想什么，笑言：“取笑人家眼镜不是？”静芸咯咯笑起来：“还真让你给猜着了。你看张先生那模样，眼镜都遮住半个脸了！”想了想又说，“不过那林先生还真是不错，挺斯文。”

过了十字路口，幽芷拉拉罩衫低声说道：“你别陪我了，回去吧。”她们两个是反向的，并不顺路。静芸也有些冷，吸吸鼻子应声道：“那你自己小心。”

“放心吧，说好宋伯伯开车在路边等我。”

说罢，两人挥手道别。

(2)

锦华官邸里，客厅的水晶灯一直亮着，如同一只流光溢彩的大玻璃球。

沈太太叹了口气：“唉，清泽这孩子，回来都快两个星期了，成天就知道往外头跑。”大少奶奶体贴地给沈太太端来茶，道：“妈，三少是两年没回来，新鲜着呢！”沈太太抬眼道：“素心啊，你不晓得，这孩子愣是不叫人放心。打小性子最倔，和他那父亲简直是一模一样！三个孩子中就算他挨打最多。”

大少奶奶掩嘴一笑：“太太，您这是心疼呢！”沈太太听着也笑了：“自己的心头肉啊，怎么不心疼？”又道，“倒是清泯那孩子脾气最好，素心你说是不是？”素心脸慢慢红起来，只笑逐颜开。

沈太太望着素心，心下暗想，清泯这孩子的媳妇到底是挑对了，婉秀可人又体贴能干。只是进门四年多了还未曾见一点动静，但兴许再过个一两年就能抱到孙子了。要是清瑜和清泽也能早些定下亲来就好了，尤其是三儿，真让人忧心。

这么一想，沈太太的心又沉了下去。

沈清泽喝了些酒，但不碍，照样神清气爽的。顾常德朝着车子瞧了瞧，边开车门边问道：“你这是今年新款的雪佛兰么？”沈清泽应了一声，道：“父亲见我留洋回来，说是送了当礼物。”顾常德道：“看不出沈将军这么上心。”

好一会儿，车子里没人开口。沈清泽驾着车，余光扫看窗户两边的景物快速后

退，万家灯火，霓虹闪烁，还不曾在眼中形成模糊的轮廓就已消失。

顾常德忽然开口道：“清泽，你知道外头在传你什么？”沈清泽扬扬眉，不语。顾常德兀自说下去：“外头传你和那个电影明星陆曼走在一块儿，温香软玉在怀。”常德一顿，又玩笑道：“怎么，风流本性难移啊？”沈清泽却是淡淡回道：

“不过是一同吃过两次饭，外头的话也能信？”

顾常德见沈清泽脸色微沉，暗想怕是踩着了地雷，便悻悻不再开口。

却说幽芷和静芸相互分开，幽芷看看表，快八点，宋伯伯怕是已经等在路边了。幽芷刚想迈出一步过马路，忽然听到后头有按喇叭的声音，而且似乎近在耳畔。猛然回头，蓦地，一大片橙黄色灯光打在脸上，瞬间刺眼眩晕。

幽芷想逃开，然而那灯光刺得她睁不开眼，更令她惊吓得像被钉住般无法动弹。突然一道尖锐的刹车声，紧接着是车门“啪”的打开又摔上的声音。

“小姐，你没事吧？”

忽然有陌生男子靠过来，那声音听得是清冽，但分明透着一股浑然天成的霸气。下一瞬，幽芷回过神来，但因为照明灯的刺激双眼还有些晕眩。那男子见她似乎有些不稳，不由伸手扶住她，再次问道：“小姐，你不碍吧？”

太近，男子的陌生的气息一下子萦绕了她。

幽芷从未与陌生男子如此靠近过，刹那间有点不知所措，慌忙退后两步。眼前的眩晕好了许多，终于能聚成明显的焦点。幽芷用几不可闻的声音答道：“没、没事。谢谢。”

离开前，她慌乱地抬头瞥了那男子一眼。虽然还看不大清楚，天色又暗，但依稀可辨出是个俊朗的男子，个子高挑，穿着一身笔挺的中山装，双眸似猎豹的鹰般明亮。

沈清泽望着幽芷匆匆离去的背影。地面上积着许多小水洼，幽芷只顾着慌忙过马路，浑然不知道自己已经重一脚轻一脚地踩了多少水洼，纤弱的身影在路灯下投不成一个完整的影子。

先前她一直低着头，给他的不过是抬头那一瞬的照面，因而他只记得她有一双惊慌失措却依旧清亮的眸子和尖尖的下巴。

沈清泽刚回到车里，便听顾常德道：“那不是楚幽芷吗？这么晚了她自己一个人在

外头做什么？”沈清泽听的清楚，手里停顿了一下，问：“你认得她？”

“岂止我认得她，”常德挥挥手，“楚家二小姐几人不识？”

常德借着路灯望了一下手表，说：“都八点多了。清泽，你回来后日日在外头，今天怕是又要被你母亲数落了。”沈清泽倒似无所谓：“左右是迟了，回头母亲那些话我都能背下来了。”

几日后，天气终于放晴，拨开云雾雨帘见着了阳光。叶片上还垂着未滴落的雨珠，在阳光的折射下光彩流溢。

幽芷见是晴天心里头欢喜，便下楼想出去走走，刚下楼梯便见客厅里有个熟悉的背影，是男子，穿着一件灰色洋装。母亲带着温和的笑容正在与他聊着。

二太太抬头正好看到幽芷，笑得慈爱：“芷儿，快过来，你子钧哥来了。”那男子回过头，有着温和的眉目。幽芷浅浅笑了笑，带着些许刚起床的迷糊，似昙花开了一瞬，折枝刻到了林子钧心里。

“子钧哥，这么早？”

林子钧道：“今日难得放晴，便起了个大早。芷儿，我带了些书来，你看看中意不中意。”幽芷一听是书，顿时来了精神。

二太太瞧见笑言：“看你，这么爱书，将来嫁给书好了。”幽芷红了脸，嗔道：“妈，真是……”

林子钧立在一旁，凝视着幽芷清秀的侧脸，不语，心中却是莫大的满足。

上回幽芷和静芸遇到的便是林子钧和张建平。幽芷打小便和林子钧玩在一块儿，整日里“子钧哥”“子钧哥”地黏在后头。林子钧大幽芷六岁。童年，那年龄正是男孩子最烦女孩子家的时候，林子钧却从未让幽芷受过半点欺负，真心护着她。幽芷天生喜静，不大会和人来往，因此这么些年来友人不多，林子钧更是其中唯一的男子。

林子钧看着幽芷慢慢地长大，从一个天真烂漫的水娃娃长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。这十九载光阴荏苒，白云苍狗。他在等着，极其耐心地等着，等待哪一天她懂得爱了，懂得发现他的爱，再懂得去响应他的爱。

幽芷放好书，这才想起自己原本是打算出去走走的，便问道：“子钧哥，我想出去走走，你一块儿去么？”林子钧抬眼望窗外晴日万丈光芒，道：“好。这般好

天气，不去外头走走倒是枉费了。”幽芷转过头：“妈，你也去么？”二太太摆摆手道：“不了，你们两个快去吧。”

幽芷不再说什么，与林子钧相携一前一后出了门。

二太太依旧坐在那里，看两个年轻人渐行远去的背影，和地上偶有重叠的影子，喜忧参半。

(3)

两人就这么在外头闲散地走了几圈，天气愈发晴朗，露出的大片橙色阳光也逐渐明亮。

忽见前头有个背影，窈窕身段，梳着一条辫子，着青缎上衣，走在一位陌生男子右边。幽芷“咦”了一声，指着前头那女子道：“那不是姐姐么？”林子钧也瞧见了，应道：“还真是兰儿。”又从后头仔细辨认了那男子一番，疑惑道：“莫不是沈将军家二少？”幽芷讶然道：“锦华官邸的沈清瑜？姐姐何时与他走到一块儿了？”忽地想起前几日聊天时姐姐突然的困窘与红晕，心底有些明了了。

不知怎的，前头两个人突然转头往回走，正好与幽芷和林子钧打了个照面。

“芷儿，子钧哥？”突然撞见自己的妹妹与林子钧，幽兰吃了一惊，刹那间有些慌张不知所措，语无伦次道：“你们也出来散步么？我们……真巧啊！我，我……”半天不知说什么，声音渐次小下去。

幽芷倒是自然，浅浅笑了笑：“姐姐，是挺巧的，你们在街上逛逛么？”

幽兰听得“你们”这两个字，似是突然想起来，低声红着脸道：“这是沈家二少，沈清瑜。”又侧首同清瑜道：“我妹妹，楚幽芷。”

幽芷这才抬眼望向那男子。狭长的丹凤眼，清俊的面容，高出幽兰大半个头，很是相配。幽芷对沈清瑜微微笑了笑，他亦笑着向幽芷和林子钧点点头。

“我们正要回邸，二位不如一同前往罢！”沈清瑜忽然开口道。幽兰也微微放松下来，拉住幽芷的手，神色里尽是欢愉：“清瑜说后园的菊都绽了，很漂亮呢，一块儿去吧！”

幽芷原本有些犹豫，念着刚刚林子钧带来的书，但又不忍拂姐姐的意，到底还

是答应了。幽兰的笑意瞬间挂上眼角眉梢，一下环住幽芷的手臂。林子钧却道：“我还有旁的事，今日就不去了吧。”幽兰想了想也没再挽留，于是林子钧便先离开了。

三人一道贴着阳光前行，去锦华官邸的方向，由于是楚家两位小姐与沈家二少，一路上引得不少侧目。

他们没有从正门进去，而是从侧门直接进了后园。

眼前瞬间开阔。

时值深秋，道旁的枫树、槭树都红了叶子。半人高的白色栅栏外，更有几株高大的银杏，风吹来簌簌有声，落了一地的金黄色小扇子。而真正夺目的是那一片菊海。菊海绵延下去，倒似一条色彩斑斓的绸带子，在烁烁的阳光照耀下因着时起的秋风而舞蹈，舞出缤纷的波浪。幽芷从未见过如此美的景致，不觉心旷神怡。

幽芷回过头去，见姐姐和沈清瑜说着体己话，好意道：“姐，你们慢慢聊吧。那边景致看似不错，我去瞧瞧。”

幽兰只笑逐颜开，叮嘱道：“那你一个人要小心。”

幽芷沿着栅栏走了一会儿，满目是争妍斗艳的秋菊。有垂丝菊金黄的花瓣掉落下来，化作春泥。忽地，见栅栏边有一道小门，幽芷推扉而出，走到了栅栏外。

到底是官邸大户人家，许是种的外国名草，时值深秋，放眼的草场却依旧绿草如茵，色泽柔亮。幽芷的心情越发明亮，嘴角几丝浅浅的笑意。穿过银杏的树阴，手指划过一道道栅栏，从外头看菊海，倒是另一番景致。幽芷不由离栅栏渐行渐远，向草场中央靠去，眼却从未移开过菊海。只因花球越是模糊，整个越似条泼墨彩绸。

沈清泽因着陆曼的私自到来而心生气恼，于是撇下顾常德与何云山，独自一人将马策得飞快，只听得风声在头顶上空呜呜盘旋，“笃笃”的马蹄声疾驰而过，无垠的草场愈显得空旷。

原本一心以为草场四下无人，忽然见得前头草场中央有个女子，黑发如缎子般披在肩头。待沈清泽发现时，距离那女子已只是几米，然而马儿还是按着原先毫无

路线地疾驰。那女子显然也听到了马蹄声，转过头来，脸瞬间刷白，尽是惊恐，却似惊吓过度般僵住不动弹，毫无躲开的意思。只剩不到一米的距离，沈清泽清晰地看到她的惊恐无限度放大，只在下一秒便似要崩溃碎裂。

他毫不犹豫地纵身一跃，跳下马背。

一刹那，听得马一声长嘶，幽芷只觉得脚下一滑，已失去平衡直倾跌下去。电光火石的一瞬间，一双臂膀扶住她的腰。天旋地转般，她被人抱着滚到了栅栏边。她软缎似的长发在风中纷扬。恍惚似隔世，幽芷只看到一双眼，湖水般幽深凝邃，似有跃金，却又似猎豹的鹰般明亮光泽，直直望进她眼中。

天地万物都静下来，只剩下他和她。这样近，她从未与男子如此贴近过，近得已似乎毫无屏障。他暖暖的呼吸拂动她耳边的碎发，淡淡的烟草味和薄荷水味突地蹿进鼻中，天与地都缩小到唯留有他。虽隔着衣料，幽芷仍能感觉到他温热的体温，他的双手还紧紧箍在她的肩臂和腰际。

幽芷挣扎着要站起来。她不明白为什么，只感到胸腔紧缩得似要窒息，从未如此清晰而慌乱地听到过自己的心跳声。她认得这双眼，湖水般深邃，猎鹰般敏锐，宝石般明亮光泽。幽芷挣扎着倚靠到栅栏上，却似虚脱般怎的都站不稳。他的手依旧没有移开，掌心的温度沁入她体中。幽芷听得那男子问：“你是谁？”他的声音中透出一股不容置疑，似乎有与生俱来的霸气。这个语气，幽芷亦认得。

沈清泽直直望住她，手箍紧她的臂膀。他隐约觉得她惊慌失措的眸子与尖尖的下巴似曾见过，却怎的都记不起来。他紧紧地追问：“你是谁？”然而她却挣扎着要逃开，根本无从回答他。幽芷下意识地想后退，想逃离，想躲到任何一个没有他的安全地方。她咬住下唇，却依旧无法无法掩饰失措，只好垂首，任黑缎瀑布似的长发垂过脸颊，隐去她的眉目，兴许这样就会安全些。

然而他不放过她，到底不放过。

沈清泽伸手抬起她的下巴，于是她的惊慌以及她的容貌在阳光下全然曝露——他终于看清了她的脸。

他从未见过如此楚楚可人的女子。她兴许算不上惊艳漂亮，然而她清秀得似出水芙蓉，只在一瞬间，忽地拨动了他的心弦。柳眉下是一双大眼，若是没有盛满惊怕，定是水波荡漾。那样白皙的肤色，凝脂香腮雪，颊边是几抹红，更衬得清秀可人。